

天津记忆第九种
主编 王振良

憶 叢 金

(上)

来新夏先生纪念文集

焦静宜 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天津记忆第九种
主编 王振良

憶 張 金

(上)

来新夏先生纪念文集

焦静宜 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忆弢龢:来新夏先生纪念文集/焦静宜编.--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2015.5
(天津记忆/王振良主编)
ISBN 978-7-5528-0316-7

I. ①忆… II. ①焦… III. ①来新夏(1923~2014)——纪念文集 IV. ①K825.4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5749号

忆弢龢:来新夏先生纪念文集

焦静宜 编

出版人/张玮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今晚报社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33 字数 750千字

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8-0316-7

定 价: 92.00 元



1928 年(六岁)在杭州接受祖父来裕恂启蒙教育



1946 年在北平辅仁大学毕业



1987年3月主编《天津近代史》出版发行后接受《光明日报》记者采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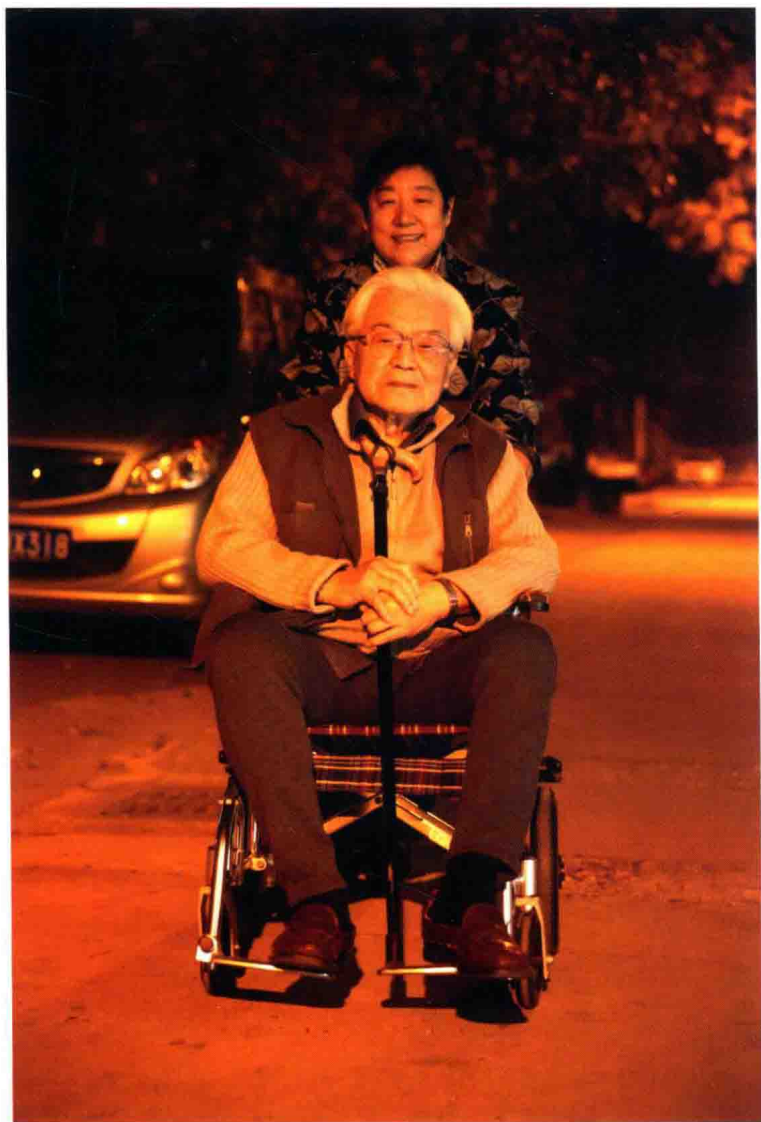
1999年10月南开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时在校门前留影



2013年9月28日在问津书院“问津讲坛”最后一次为公众讲课



2013年9月28日主持“问津讲坛”后与听众合影



2013 年 10 月 22 日与夫人焦静宜的最后一张合影



2013年11月9日接受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记者采访

他在馀霞满天中走进历史

(代序)

焦静宜

2014年3月31日下午3时10分，夫子来新夏先生遽然仙逝，于今已有半年。在我心中，他并未远行。不仅仅是无时无刻的所思所念，还有远近友朋的缅怀与追忆，都让我时时感知他从未停歇的脚步。

先生1923年农历六月初八日生，享年九十二岁。先生一生历经风雨，既有民族灾难、时代变迁，又有因政治运动而遭遇的人生坎坷，但他的不屈不挠、坚韧勤奋，非常人可比。听言观行，终其结果——先生功德圆满矣！

先生祖籍浙江萧山，为长河望族，沾溉祖荫，得祖父启蒙，故乡的哺育，使他感念至深，终生不忘。虽于少小随家北上，但一生挚爱故乡的人文山水并引以为自豪，终老仍能操乡音，最喜欢品饮的还是家乡寄来的龙井。

少年时期随父母为生活而迁徙南北，辗转就读于萧山、天津、南京诸地。漂泊磨练了意志，更涵养了他向往自由的性格。

青年时代的先生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。1942年他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,得到陈垣、余嘉锡、张星烺、启功诸师之教,“渐窥学术门墙”。在抗战最艰苦的条件下,他发愤读书,每年以全班第一名获“勤”字奖章暨奖学金,终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,获文学士学位。1946年毕业后回津,由于社会动荡,几经谋职,应聘至天津新学中学任教,得以养家糊口。1949年1月,天津解放。3月,即被“民青”组织推荐至北平华北大学二部学习,从此参加革命工作。为显示革命意志与旧我决裂,来新夏改名“禹一宁”,想当年的先生是多么意气风发!

华北大学学习结业,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南下到新解放区工作,先生则被留校,师从范文澜教授,专攻中国近代史。在此期间,发表了他在近代史领域试用新立场、新观点、新方法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《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》;参加了北洋军阀档案整理工作,从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档案工作者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,他积极报名参军,未获批准,于是奉范老之命撰写了《美帝侵略台湾简记》以口诛笔伐,成为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著述。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生涯。

1951年2月,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教授来京邀请教师,经范老推荐,先生返津到南开大学任教,从此以教书育人为职志,笔耕舌耘六十余年。

20世纪50年代是火红的年代,先生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。他曾担任历史系秘书、近代史教研室主任,参与教学和行政管理;曾奉派参加全国土改工作团到湖南剿匪反霸,分田分地;曾响应号召学习俄语,每天强记单词100个,两月间通过考核获得全校第二名;曾每周往返京津间学习,为了给文学院各系开

设中国革命史公共必修课；他还是建国之初最早的史学刊物《历史教学》创办期的参与者之一，利用业余时间担任值班编辑。在专业上，在为历史系讲授“中国近代史”诸课的同时，先生对中国史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在刻苦研读史学典籍的基础上，科研成果接连问世。《北洋军阀史略》于1957年出版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北洋军阀史专著，而同时进行的清人笔记研究、林则徐年谱研究等，都是先生此时开始在史学领域的拓荒之举。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十周年，先生应邀编写的京剧历史剧《火烧望海楼》成功上演，并获文化部二等奖。

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先生的中年是在“难以言说的痛苦”中度过的。1960年，风华正茂的先生因所谓的“历史问题”，在审干中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，以“难以定论”为由被剥夺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权利，不能参与社会活动，不能写署名文章，生活待遇保留，实行所谓的“内控”。自此，刚刚三十八岁的先生被投闲置散十八年。然而，正是先生的卓尔不群成就了他不凡的事业。挫折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知，才能心无旁骛，更深地沉潜于学术研究的大海。在困顿中，30余万字的《林则徐年谱》完稿，经翻检大量清人年谱而撰写了870篇书录的《清人年谱知见录》已达50万字，由检读校图书馆所藏清人文集与笔记逐一题录的《结网录》和《清人笔记随录》亦已积稿盈尺，在文献爬梳中抄写的资料卡片达数万张……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的些许慰藉刚刚到来，却不意“文革”爆发，家中数次遭劫，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近千册线装书和这些手抄誊清的书稿、资料均被付之丙丁。1970年至1974年，先生被勒令携眷到天津南郊翟庄子插队落户，匆忙之中仅随带简单行李，而残篇断章皆捆载而行。四年农耕，艰辛备尝，却得免遭批斗。白天照章下地劳动，

晚间整理残稿。昏黄灯下,面对断纸裂笺,心何以堪!然先生以百折不挠的毅力,孜孜矻矻,竟历时三年,将《林则徐年谱》《清人年谱知见录》凭记忆逐一清正,又就随身带来有关目录学的卡片和笔记,开始撰写《古典目录学浅说》。至1974年得通知返校时,遭劫残稿大多得以恢复。此乃不幸中之大幸。

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,1978年3月重返讲台,同年秋“历史问题”查清并做出结论,还一身清白。秉知恩师启功先生,得一慨叹:“王宝钏寒窑十八年,终有这一天!”

“文革”后十多年,先生曾有过他自言的“所谓‘辉煌’一瞬”——1979年他被启用,在南大分校独力创办图书馆专业;1983年在南大本部再创建图书馆学系,并破格晋升教授;1984年被接连任命为图书馆学系主任、校图书馆馆长、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;随之,又有多重社会兼职纷至沓来。此时的先生踔厉风发,他直言:“我之所以接受这么多副重担,主要是想向南开园的人们证实我的能力和对教育事业的忠诚。我即受命任事,自当奋勉从公,以做事不做官的精神去做好各项工作。”有此根柢,他勇于任事而不避明枪暗箭,多业并举,卓有成就。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从各岗位上先后离任,至今同仁间犹有“来新夏时代”之说。先生在此期间还投身于开创新中国编修地方志的工作,他参与制定条例,主持培训骨干,为建立中国新编方志学体系而深入研究方志理论,为推动和指导地方修志工作实践不辞辛苦而奔波于全国各地。这十年,既是先生为国家、为教育事业效力、付出的十年,也是先生的学术事业丰收的十年。《林则徐年谱》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《北洋军阀史稿》《古典目录学浅说》《方志学概论》等著述的接连面世,为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之后经不断奋进,方得以“纵横三学,自

成一家”而享誉学界。

先生的晚年是幸福的。“衰年变法”既是先生学术观念的转变，也体现了他对自由理念的追求。他成功了——先生毅然走出纯学术的象牙之塔，用随笔的形式，把几十年来积累的学识和见解用民众可读和喜看的文字表达出来，由回归民众、贴近民众而反哺民众。十多年间，先生笔耕不辍——写读书的时有所悟，化艰深为平易；写世情百态，诠释人生；写古今人物，求历史的公允，发故旧的幽微。以求知人阅世，有益于后来。由1997年出版的第一本随笔集《冷眼热心》始，至今有《枫林唱晚》《邃谷谈往》《一苇争流》《依然集》《不辍集》等30余种随笔集奉献给大众。先生的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关注，而他自己也在抒怀遣兴中“似乎回归到依然故我的纯真境界”。

先生是在“难得人生老更忙”的愉悦中度过的。他带领团队按时完成了国家清史项目《清代经世文选编》，他在米寿之年出版了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（增订本）和《书目答问汇补》两部巨著，他聚集学界才俊主编当前体例最称完备的国学基础教材《目录学读本》，他领导下的地方文献研究室为故乡萧山整理出版了百余万字的《萧山县志稿》和大型历史文献《萧山丛书》，他还每年有一两种随笔集问世。至晚，他更把推助文化繁荣视为责任和人生乐事。他不仅经常把所思所悟通过报章与读者分享，还为他人成果问世大声鼓呼，不遗余力；尤对上进的后学，则尽心扶植，乐观其成。睿智、宽厚与真诚使先生桃李满园，友朋遍南北，或有客上门，或远方飞鸿……然而先生在忙碌中生活井然有序，平时上午在电脑前读书写作，下午自娱看报待客，饮食起居，情趣怡然，还不时小有新意。2月20日，他的最后一篇随笔定稿；28日，他还在为电视台的

国学普及节目录像。在大家心目中,他始终健康并快乐着,生命的奇迹当非他莫属。

先生走了,走得平静,遗容是那样安详。因为他是欣慰的。先生辛劳一生而无怨无悔,坦荡从容而无所愧疚,他用毕生努力凝结成的事功与业绩,世人自有评说。诗人邵燕祥先生在唁函中称先生“馀霞满天”,这也正是先生晚年的风景。先生没有停下脚步,他在馀霞满天中走进历史。

感谢相识与不识的关注来新夏先生的朋友们!

甲午年重阳